

.....
不知别住了哪一根筋，也不知噎住了哪一口气。腊月初三天才亮，平阳府治下的浮山县四乡里的百姓就踩着厚厚的积雪一步三滑地出门了。他们有的赶着毛驴车，有的推着独轮车，有的扛着扁担，有的肩膀上搭着毛毯，有的空手揣着衣袖，都低着头顶着西北风匆匆赶路。他们的脸色是那么阴沉，白白的雪地上到处能看见一团团的黑点慢慢朝浮山县城移动……

苏胜勇 / 著

辛亥 遗事

人民文学出版社

苏胜勇 / 著

辛亥 遗事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辛亥遗事/苏胜勇 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ISBN 978 - 7 - 02 - 006194 - 5

I. 辛… II. 苏…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87851 号

责任编辑: 胡玉萍

责任校对: 李光敏

责任印制: 李 博

辛亥遗事

Xin Hai Yi Shi

苏胜勇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95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9.75 插页 3

200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ISBN 978 - 7 - 02 - 006194 - 5

定价 3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

不知别住了哪一根筋，也不知噎住了哪一口气，腊月初三天才亮，平阳府治下的浮山县四乡里的百姓就踩着厚厚的积雪一步三滑地出门了。他们有的赶着毛驴车，有的推着独轮车，有的扛着扁担，有的肩膀上搭着毛毯，有的空手揣着衣袖，都低着头顶着西北风匆匆赶路。他们的脸色是那么阴沉。白白的雪地上到处能看见一团团的黑点慢慢朝浮山县城移动……



作者像

第一章

—

腊月天是老百姓最难熬的日子。一进腊月连着下了几场大雪,村里村外让白雪盖得严严实实。雪停以后,天老是灰蒙蒙的,日头躲在云里不露脸,西北风一个劲儿地吹,天地间成了冰窖子。山崖上挂着一条条雪白的冰溜子,河水结的厚冰冻得咯咯吧吧乱响。七扭八歪的树木顶着光秃秃的枝梢在风中发出呼呼的呻吟,连那些平时唧唧喳喳飞来飞去的家雀都冻得不敢出窝了。老百姓穷汉家更可怜了,钻在透风漏气的破窑洞里想着心事,说着闲话,熬着日月。雪厚得堵住了窑门,没法出门挑水,干脆把铁锅端到门口用勺子舀一锅雪端到火炉子上化了做饭。水的问题解决了,粮食咋办?出去借吧,莫说雪厚出不了门,就是出了门,一身破烂的单衣能顶住漫天的风雪吗?都是穷得丁当响的人家,能借来过冬的粮食吗?冰天里的雪正月里化不了,这一冬天可咋办呀!还有更可怕的,穷汉家手里没有几个钱,平时只能十斤八斤地买煤,没想到雪下得这样大这样急,三两天煤就烧完了,借又借不来,买又没处买,有的人家连饿带冻,就窝在窑里了。等冰化雪消,能出门了,野狗围在窑门口叫个不停,邻居进去一看,一家人全冻干了,再也不用为吃粮烧煤操心了。这种栖惶事年年都要出几回。

就是这个穷光景,能平平安安过下来也算。可是老天爷偏偏不让好好活,也不让你好好死。

不知别住了哪一根筋,也不知噎住了哪一口气。腊月初三天才亮,凑凑合合能看见路径,平阳府^①治下的浮山县四乡里的百姓就踩着厚厚的雪一步三滑地出门了。百姓们有的赶着毛驴车,有的推着独轮车,有的赶着小毛驴,有的扛着扁担,有的肩膀子上搭着毛毯^②,有的空手揣着衣袖,都在低着头顶着西北风匆匆赶路。他们的脸色是那么阴沉。白白的雪地上到处能看见一个个一伙伙的小黑点慢慢朝浮山县城移动。

半晌午的时候,成群结伙的老百姓全都聚在了浮山县衙门大门口。要在平常,这衙门外面可是个肃静可怕的地方,光头老百姓哪里敢到这里来呀!远远看看衙门口站着的那两个官兵凶神一般的样子和大门里面深深的院子,老百姓心里就由不得地惊慌起来,哪里还敢到跟前去呀。平时路过那里,小孩子偷偷看一眼赶紧用两只手捂住了眼睛,高一脚低一脚地跟着大人走过去。等知道已经走过衙门口,才敢睁开眼擦擦头上的汗珠子回头再看看。今天可不一样了,不光是人,还有毛驴拉的车,牛拉的车,全来到这里了。人们壮着胆子在衙门大门口大声说话,还走来走去地示厉害。更叫守大门的官兵生气的是那些驴呀牛呀还满不在乎地翘起长长的尾巴,撅着屁股在衙门口拉屎撒尿,一股子一股子的臊臭味熏得那些官兵捂着鼻子都恶心。一开始,那俩官兵还使劲吆喝几声,后来人越来越多,牲口也越来越多,他们也没咒念了,只得进去向县太爷禀报。

县太爷还没出面,衙门外面的人群中走出七八个壮汉子,打头

① 平阳府,今山西省临汾市。历史上曾长期是山西南部的首府。

② 毛毯,晋南老百姓的一种装东西的口袋。用牲畜或野兽毛织成,细长,中部有口,方便人背畜驮。

的是一个中等个头、长圆脸盘、细长眼睛、身量壮实，约莫有三十来岁的小伙子，他身上的棉衣也是补丁摞补丁，有的地方还露出发黄的棉花套子。小伙子走到人群前面，站到衙门旁的石狮子头上，对众人说：“乡亲们，咱们不能在这衙门口受冻呀。走，到衙门里头的大堂上找县太爷讲理去！”小伙子身边的那几个壮汉子也跟着叫起来：

“到衙门大堂上讲理去！”

“到大堂击鼓喊冤去！”

“问问县太爷，老百姓的苦寒他管不管！”

后面人群里也有人喊道：

“铁蛋子，到大堂上击鼓喊冤去呀！”

“铁蛋子，击鼓含冤！”

那被叫做铁蛋子的小伙子跳下石狮子，带头闯进衙门，人们跟着一边叫喊一边挤进衙门大院。看大门的官兵想挡一下，早被人群挤到一边去了。

县衙大院里落满了厚厚的雪，只扫出了一条人走的小路，其他地方的雪没人踩还是平平整整的，整个大院显得干干净净。大堂上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影，照面的正房和左右的耳房门闭得紧紧的。有人前去推门，却怎么也推不开。铁蛋子走到大堂东侧的堂鼓前，举起鼓槌，使劲敲起来。咚咚咚的鼓声震得大堂上大梁的土都掉了下来。挤进大堂的人越来越多，把大门都挤坏了。小毛驴和大黄牛拉着铁轱辘车在大堂前面的院子里挤成了堆。人和牲口在雪地上来回走动，有人在院子墙根撒开了尿，一股股白色的热气从四处腾起来。可是还是不见县太爷出来。

人们大声喊起来：

“县太爷快出来！”

“还让不让老百姓活啦！”

“起来！起来——”大门外传来一阵大声叫喊，紧跟着冲进几十个端着快枪的官兵。官兵紧紧围住大堂，黑黑的枪口对着大堂

里面的老百姓。打头的是一个老军官，虽然身板还直挺挺的，可从满脸的皱纹和花白的鬓角可以看出她的年纪也不轻了。老军官一手叉腰，一手朝百姓们挥了一下，大声喝道：“你等擅自闯进衙门大堂，实属造反！县太爷有令，立马散开，否则以造反论处！赶快散开！”这一下子把百姓们唬住了。大堂里面静了下来，人们惊慌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该咋办。

那老军官带着几个官兵挤到堂鼓前面，指着击鼓的铁蛋子厉声喝道：“大胆歹徒，竟敢聚众造反，给我抓起来！”两个官兵背起快枪腾出双手，要上前捉拿铁蛋子。只见铁蛋子伸出双手趁势抓住那两个官兵，一左一右两只手掌往自己怀里一拉，两个拇指死死摁住官兵的手背，而后手腕猛地向下发力。两个官兵受自己手腕的牵制一下子跪倒在铁蛋子面前。铁蛋子双手朝前一张，两个官兵仰面朝天摔倒在地。老军官一见事情不好，刷地抽出左轮手枪，对准铁蛋子，喝道：“小子，你真敢造反？你就不怕我一枪崩了你！”

铁蛋子不慌不忙地对老军官说：“大人，你也不问问冰天雪地的，这么多穷百姓不在家里熬日月，咋到衙门里犯死罪来了？再说老百姓家的烂窑洞再冷总比这衙门大院里暖和吧。大人你看，乡亲们身上穿的是啥，破衣烂衫，有的还穿着夹衣，有的脚上的棉鞋还露着脚趾头。难道我们这些人疯啦，没事跑到这里受罪来啦？”

老军官不解地说：“我哪知道你们干啥来了，放着安稳日子不过，干啥来了？我看是不想过年，找死来了。”

铁蛋子挤出人群，来到大堂外面，对端着快枪的官兵们说：“弟兄们，我知道你们大多是浮山人，出来当兵为的是养家糊口的。我想你们也知道了，前几天，县太爷出告示，说从今年腊月初一开始，浮山县老百姓每买一斤煤要多交一文钱的煤税。弟兄们划算划算，咱一家人一天至少要烧二斤煤，一年要买八百多斤煤，一斤煤多交一文钱，一年要多交八十多文钱，弟兄们辛苦一年挣的钱还不够买煤哩！你们说说县太爷这个做法对不对呀？”

官兵们一听，纷纷把快枪放下，小声嘀咕起来。

那个老军官瞪着眼睛指着铁蛋子厉声说：“咋？你还想煽动我的弟兄兵变吗？”

老军官的话声虽高，但从话音里边能听出，他的口气也软了。见状，铁蛋子也和气地对老军官说：“大人，我哪来的胆子煽动兵变呀，我说的都是实情，老百姓真受不了呀。你看这大雪封山天寒地冻，县太爷再加重煤税，真没法子活了。”

聚在衙门里外的老百姓一个个冻得脸色发青，在雪地里不停地跺脚，听了小伙子的话，七嘴八舌地叫起来：

“县太爷是浮山人的父母官，有这样不顾老百姓死活的父母官吗！”

“铁蛋子，你跟他说今天我们哪里也不去了，叫老天爷把我们冻死在衙门里算啦！”

铁蛋子指着黑压压的人群对老军官说：“大人，你看浮山县四乡里的老百姓全来了。要不叫你那几个兵把我们全逮到大牢里去，让我们也吃几天有人管的现成饭，大牢里的房子也比家里的破窑洞暖和。可是你那大牢里能装下这么多人吗？能管得起这么多人的饭吗？”

老军官看看越来越多的老百姓，低头想想，说：“行了行了，你别在这里费唾沫了，我进去找县太爷说说。”老军官说完迈进大堂，叫开正门，走了进去。

好一阵子，里面还是没有动静，百姓们又叫嚷起来。

铁蛋子说：“乡亲们，大家别急，咱们再等等。”

又过了一阵子，大堂里面还是没有动静。

“看来县太爷不是死了就是瞌睡得醒不来，咱再催催他们。”铁蛋子说完又举起鼓槌使劲擂起来。咚咚咚的鼓声又响起来，大堂里面嗡嗡作响，震得人耳朵发烫，房梁上的尘土下雨一般掉落下来，呛得人们不停地打喷嚏。外面飞檐下面的家雀惊得在大堂上

空旋来旋去……

大堂里面的正门终于开了，走出一个师爷模样的人。众人呼啦一下子把他围在中间。铁蛋子赶忙大声说：“乡亲们，别挤。大家听着，师爷有话说！”

师爷张着双手前后抻抻身上的棉袍，捋捋山羊胡子，朝众人挥手，说：“你们静一静！县太爷说了，加煤税的告示从即日起取消，没有这回子事了，你们快散了吧。再聚众闹事，一律按造反论处！”说完，他立马转身推开房门走了。

百姓们欢呼起来：“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几个年纪大一些的百姓挤到铁蛋子跟前，拉着他的手只笑说不出话来。

一个胡子头发都白了的老汉说：“多亏了你呀，铁蛋子。”

旁边一个中年人说：“可不是。那些当兵的一来，我吓得头都懵了，全靠彩彰子了。”

那个老汉说：“彩彰子的话赶得紧呀，说得那个当官的没话了。”

后面有人说：“陈彩彰真是个铁蛋子呀，啥都不怕。”

铁蛋子憨厚地笑笑，说：“还不是叫县太爷逼的呀。快叫乡亲们回家吧，一会儿县太爷要是变了主意，还不知会发生什么事呢。”

人们这才乱哄哄地朝外面走去。

听着大堂外面静了下来，坐在大堂后正房里的浮山县知县王锦昌悬着的心才慢慢静了下来。

这半年以来，各种各样的消息似流水一样从外面传过来：一会儿说湖南长沙饥民数万人抗议米价飞涨，一举捣毁了几百家米店，连外国人开的洋行、教堂、烟草公司、煤油公司和邮局都给砸了；一会儿说山东莱阳的“联庄会”因捐税繁重，组织数万百姓围攻县衙，火烧官绅大宅；一会儿说云南省建立保矿会，迫使政府废除了英、法列强开发矿山的条约；一会儿说四川、湖北、湖南、广东省的老百

姓为收回铁路权，掀起了保路斗争，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校罢课，人们纷纷上街游行，到政府衙门请愿；一会儿又说本省运城发生了哥老会“洪汉军”^①起事，山西巡抚张增扬派大军镇压，有人说“会党”^②有玉皇大帝辅佐，必成大业……这一说，那一说，这一阵，那一阵，弄得县太爷王锦昌心神不定。

到了下半年浮山县县衙官银叫紧，官吏开不出饷银，县太爷手头也紧了，平阳府来个客人都摆不出一桌像样的酒席，县太爷就找到本县头号富户宋宝聪说让他想点办法，意思是想跟他借点银子。没想到宋宝聪眼珠一转，说：“这还不好办，咱浮山别的没有，就是有煤呀。老百姓活的是煤，县太爷活的也是煤。官银紧张，就加重煤税呀。”王知县没来得及细想，就叫师爷拟好加重煤税的告示。第二天天一明县衙的告示就贴满城乡。老百姓一算账，傻了眼，这钱从哪里来呀！浮山县是个穷地方，山没好山，川没好川，水没好水，有的只是煤炭。老百姓做饭烤火全指望煤炭，县太爷这不是不叫老百姓活了吗！这一下全县炸了窝，窑工全不下窑了，商人闭门罢市，老百姓赶着牛车、驴车、骡车进了县衙。王知县听到这消息先是大吃一惊，随后听了师爷的话，叫城守营管带高锡恩带着兵马来镇压。没想到城守营官兵并不赞成加重煤税，再说法不责众，那么多老百姓，仅凭城守营那几十个士兵咋能奈何得了呀！没办法只得收回了贴出去的告示。

事情总算平息了，县衙恢复了平静。当天黑了，浮山县里的首富“宋八宅”宋宝聪急火火地来找王知县，说堂堂浮山县衙门的告示，咋说取消就取消了呢？这是给刁民长胆哩，以后谁还拿衙门当回事呢！王知县心里想，我堂堂县太爷跟你张口借钱，你非但不借，

① 哥老会，“洪汉军”，哥老会是清代民间的反清组织，以灭清复汉为宗旨，其武装通称洪汉军。

② 会党，清末社会上对同盟会及其外围组织哥老会的统称。

还出了这个馊主意,惹下这么大的麻烦,我还没找你呢。嘴里却说眼下世事不稳,哪里都是闹事的,还是把地面稳住为好呀。你没听说湖南省的老百姓把长沙城里的粮行都抢了,把外国人开的洋行、教堂都烧了吗?朝廷一点儿办法都没有,咱这浮山县鸡屁股大的地方,还经得起折腾呀。这年头谁也靠不住,还得靠自己多个心眼吧。宋宝骢听出了县太爷话里面的意思,再没说啥,告辞走了。

王锦昌看着宋宝骢肥厚的背影,轻轻摇了摇头。忽然他想起了城守营管带高锡恩说的带头闹事的那个年轻人,急忙叫师爷派人去打听他的底细。

二

加重煤税的事情算是了了,可老百姓的日月还是难以打发。这不,腊八蒜还没腌,腊八粥还没喝,浮山县社火总社首宋宝骢就传下号令:腊月二十八举行全县锣鼓大赛,过年正月十五,拿冠军的锣鼓队要到平阳府参加晋南三十八县锣鼓大赛,到时候知府大人要重金奖赏。于是,浮山县十五个社火小头领就派人四处征集社费,确定鼓手,收拢锣鼓家伙,组织操练……消闲了一冬天的乡村又忙活开了。

年年闹社火,年年出社费,年年锣鼓赛,年年出人命。百姓们又纷纷议论开了。有人说,乱道世事,还闹啥社火,县太爷吃饱了撑的。有人说,每年征那么多社费,有多少用到社火上了?还不是肥了个人。也有人说,打就打,反正有人管吃管喝,这年头吃喝一顿是一顿。还有人说,老百姓是啥,是捂着暗眼^①的驴!人家叫走就走,叫停就停……

说归说,道归道,社火还得闹,锣鼓还得打。在黄土里忙忙碌

^① 暗眼,牲口拉磨时眼睛上戴的眼罩。

碌了一年，只能在年关松心快活几天。忙一年不忙一节，穷一年不穷一节，到时候，揣着几文钱，背着两个窝窝头，看一天热闹，最后买一碗羊杂碎汤泡上窝窝头，热呼呼地一吃一喝，就打道回府了。只要全家平平安安的，这个年就是一个好年。至于世道怎么样，平阳府怎么样，县太爷怎么样，谁也不知道，谁也知道不了。

锣鼓赛的告示一出，各村就相继传出了咚咚咚的锣鼓声，渐渐的越来越密，越来越响，从早到晚打个不停。打锣鼓在晋南地面民间相传了几千年，娶媳妇、嫁女、过生日、做寿，红白喜事都要打。尤其是每年正月闹社火，最主要的就是打锣鼓了。每个稍大一点儿的村子都有锣鼓队，村子里男女老少都会打锣鼓。村子里没有锣鼓队的好小伙子也要到别的村子里打锣鼓。每个村子里都有一批迷恋打锣鼓的人，有的人饭可以不吃，衣服可以不穿，戏可以不看，亲戚可以不走，甚至地里活也可以不干，锣鼓却不能不打！时间长了就传出“宁误娶媳妇，不误打锣鼓”的话。锣鼓队的大小，锣鼓家伙的多少，往往是人们评价这个村子人气好坏、日子过得怎样的一条重要标准。而会不会打锣鼓，锣鼓打得好不好，又是人们衡量一个男子汉本事、气魄、为人和品质的尺度。如果村里没有一个像样的锣鼓队，那这村里的小伙子就很难找到好媳妇。而姑娘们找婆家，不看男方本人，不问家里光景怎样，先打听小伙子的锣鼓打得怎么样。而对那些财大气粗的乡绅来说，逢年过节组织打锣鼓则是显示财富权势的机会，他们的锣鼓队不仅锣鼓家伙材料顶真，配上红绸黄穗，花哨好看，而且鼓手穿戴也好，一水儿古代武士装束，每年年关在县里锣鼓大赛中他们出尽了风头，领赏受奖的总是他们。往往一次奖赏不仅把置办锣鼓家伙和支应鼓手穿戴吃喝的开支全解决了，还有不小的余头。这样一来，打锣鼓又成了乡绅们的一条生财之道。而普通百姓们只是打着破锣烂鼓，穿着自家露着棉花套子的破衣烂衫两手空空出门，饥肠辘辘回家，傻呵呵地

高兴了一回,仅此而已。既然是比赛,当然少不了拼争,难免有做手脚、耍赖、偏袒之类的事情发生,因此,每年正月锣鼓大赛都要打架,伤人也是常有的事。有的乡绅手下的人还故意惹点事,叫穷小子们打架,他们站在一边看热闹。尽管如此,打锣鼓总是乡村里的一大喜事,这里的人们乐此不疲。

三

浮山县北王村的锣鼓王是陈彩彰。陈彩彰二十八九岁光景,长圆脸上长着一对细长的眼睛,两眉间突显出一个“川”字,显得精明忠厚;不高不低的身材,走起路来脚底生风;不胖不瘦的腰身,干起活来干净利落。他啥苦都能受,多难的活都敢干,是北王村里的能人,村里人都叫他“铁蛋子”。他从小念过几天私塾,年龄稍大一些还到城里神山书院听老学究讲课,不仅《三字经》背得滚瓜烂熟,而且对“四书五经”也能说个八九不离十,拿他的话说是“背《三字经》是回老家,说‘四书五经’是逛县城”。当然他这点学问在乡村里是派不上用场的,让乡亲们佩服的是写对联。每年一过腊月二十八,陈彩彰就在自家堂屋里摆上桌子,研好黑墨,泡好毛笔,摆开架势给左邻右舍写过年的对联。不仅如此,村里人家的红白喜事,给小孩过生日、为老人做寿、盖房上梁、打井出水,这一类事情都要请他写对联。啥事写啥对联,全在他脑子里装着,提笔就来。后来他又正经学会了几套拳脚,每年腊月间农闲事少,就在村头大庙里召集年龄相仿的兄弟们练起来,慢慢的还在五里八村有了点名气。人们说像陈彩彰这样的人窝在乡村里真屈才了。可是陈彩彰却不这样看,他说,像咱这样农家寒门里出来的穷小子学文不为当官,练武不为拜将,多一个本事多一条活路吧。这人天生的热心肠,自家日子过得不宽裕,偏偏爱结交穷朋友,时间长了来找他办事的人多了起来,他也主动帮别人做些事情,名气越来越大。年龄再大一

些,经常外出办事、赶脚,近处到过晋南的“一府六州三十八县”,远处到过太原府、潞安府、泽州府、怀庆府、西安府等地,见过大世面,在社会上结识了一帮子穷朋友。前两年陈彩彰到平陆县黄河茅津渡办事,参加了哥老会,秘密进行推翻清朝皇帝的革命活动。他还在北王村头的大庙里开了拳房练武,这一下子交结的朋友更多了。他的朋友多为哥老会员,人品武艺都很好,是村乡里的人尖子。他们心能想到一块,事能做到一起,你看着我顺眼,我看着你对脾气,就换了帖子,结拜金兰,人称八大弟兄。按年龄排,陈彩彰最大,称大哥,段得胜次之,称二哥。依次往下是张大厢、李思信、柏长胜、盖会元、盖清元、段富胜。

像陈彩彰这样的小伙子当然会打锣鼓了,每年正月里闹热闹、赶社火都少不了他。他不仅锣鼓打得好,还会编排鼓谱,像写戏词一样,把一场锣鼓编排得神气活现,热热闹闹。每年北王村的锣鼓都要打出新花样。时间长了,人们都叫他“锣鼓王”。

陈彩彰的父亲——五十岁上下的陈老大在城东的煤窑下井挖煤,挣一点辛苦钱以补家用,陈彩彰多次要替老汉去下窑,可是陈老大说什么也不许念过书的儿子去干这“埋了没死”的营生。为这事,非常孝顺的陈彩彰总感到对不起父亲,每天料理完地里和家里的活计,总要赶上毛驴到煤窑上把父亲接回家,侍奉父亲洗涮一番,而后温上一杯酒,端上热饭热菜,尽家里的条件让父亲吃好喝好。有陈老大下煤窑的补贴和陈彩彰种地、赶脚的收获,家里的日子还能过得下去。

腊月初六,陈彩彰一大早就把小毛驴牵出来,用刷子把驴身子仔细刷了一遍,拿出一条叠得整整齐齐的毛毯铺到驴背上,准备一会儿到煤窑上接父亲回家过年。而后让妹妹陈彩珠从后院叫来邻家段得胜的弟弟——十七岁的段富胜,把在窑里放了小半年的牛皮鼓和铜钹、铜锣搬出来,擦得明光锃亮,鼓架子也收拾停当。陈彩珠找来一把细麻丝,用梳子梳得顺顺的,剪得齐齐的,再跟富胜

的嫂子——得胜嫂要点红颜色染得红红的，然后绑到鼓槌两端。土黄色的鼓槌配上红缨，煞是好看。这时候金灿灿的阳光照下来，铜钹铜锣反射出千万条金丝一样的光线，红布条红缨穗也泛出红彤彤的颜色，把破败的场院映照出些许生机。

这时候，村里的锣鼓手们已经三三两两地来到陈家院里，其中有段富胜的哥哥段得胜，同村的李思信，还有城西的柏长胜和南村的张大厢。看到陈彩珠把锣鼓打扮得这样整齐，张大厢高兴地说：“有彩珠子^①收拾锣鼓家伙，咱北王村锣鼓队今年一定能得第一。”

陈彩珠脸一红说：“什么得第一不得第一的，只要哥哥们好好打，我心里就高兴。”

陈彩彰站在一旁看着天真的妹妹，附和着说：“就是。打得再好领赏赏也没咱的份儿，全是地主老财的事。咱们好好打，给自己寻一点高兴吧。”

段得胜说：“大哥说得对，领赏的事跟咱老百姓不沾边，忙一年了，找乐子高兴高兴才是真的。”

大家笑着点点头，说：“可不是吗，过了正月十五，又该在日头底下死受了。”

段富胜一手拿一根鼓槌问得胜嫂：“嫂，你看彩珠把鼓槌打扮得好看不好看？”

正在刷锅洗碗的得胜嫂看鼓槌，笑着说：“好看。我们彩珠做的啥都好看。”

段富胜高兴地拿鼓槌在陈彩珠眼前晃晃。得胜嫂看着这可爱可亲的一对儿，欣慰地笑了，扭头对陈彩彰说：“大哥，你看这两个小东西多好啊。”

^① 彩珠子，晋南人在同辈或晚辈名字后面加“子”，表示亲昵。在长辈名字后面加“子”，则表示轻蔑。